

●女主角惠君是個內心渴望愛情，卻又怯於表達的純樸農婦。

《莎莉》從雞舍追愛到巴黎

導演練建宏揭

中年女性之痛

台灣新生代導演練建宏的首部電影作品《莎莉》（Salli），從2018年籌備到上映歷時6年，靈感取自台灣常見的網絡愛情詐騙案，用愛情糖衣包裝現代人孤獨核心，以幽默情節陪伴每位勇敢追愛之人。劉品言獨挑大樑迎擊後青春期危機，林柏宏、李英宏、楊麗音互飆台語接地氣，動物演員的演技更是虜獲人心。練建宏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每個人都有做選擇的權利，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是《莎莉》想帶給觀眾的核心思想。

●文：小凡

▲練建宏導演

▲電影由劉品言（右）、湯詠絮（中）、林柏宏（左）、李英宏主演。

▲林柏宏（右）飾演劉品言的弟弟。

在

台灣鄉村養了半輩子雞的惠君（劉品言飾），第一次為自己按下「確認鍵」——用全部積蓄飛往巴黎尋找網戀男友。這個被全村當作反詐教材的荒唐決定，卻藏着中年女性最隱秘的痛：當弟弟偉宏（林柏宏飾）的婚期逐漸逼近，她突然發現，自己活成了全家唯一被留在雞舍的人。導演練建宏用溫柔筆觸揭開女性議題：一個不懂英語的農婦，在異國笨拙地尋找「被愛」與「自愛」的平衡點。這不是浪漫童話，而是給每個在現代社會中面臨困境的人，一份勇敢做出選擇的勇氣。

影片最初萌芽於練建宏對「獨身終老」命題的切身焦慮，這種情感在田野調查中與台灣養雞戶的生存狀態產生奇妙共振。導演發現養雞產業獨特的封閉性，一個人便可照顧幾百隻雞，高聳的防護網既隔絕禽流感病毒，也隱喻現代人的心理藩籬，這些奇妙的碰撞使他將主角設定成一名養雞農婦。

動物演員跟女主角對戲

在養雞業，人們對公雞避之不及，因為牠不能生蛋，肉質又不好，且容易在母雞群中招惹禍亂。在台灣，嫁不出去的女人反而被稱為「老母雞」，諷刺她們沒有伴侶，只能孤獨到老。

電影中的惠君起初就像養雞場中的母雞，被社會所規劃，直到那隻意外出現的公雞打亂了她的生活。巧合的是，公雞也是法蘭西民族的擬化形象，對應着那個向惠君拋來糖衣炮彈的法國男子。

這些符號化處理源自導演對台灣鄉村生態的細緻觀察：養雞戶篩除公雞的利益法則，與現代社會對大齡未婚女性的排斥形成殘酷對照。練建宏表示，由於華語社會中男性更易獲得情感資源，自己最終選擇以女性視角來展開敘事。

電影中的台灣鄉下，給人以平靜、愜意的感受。練建宏表示，他很喜歡電影《蜂蜜之夏》的田園氛圍，而在《莎莉》的拍攝中，他特意找了擅長拍紀錄片的攝影師，以紀錄片的模式來拍攝鄉下場景。練建宏介紹道：「紀錄片的特點是讓鏡頭跟着主角，摒棄演員面對鏡頭表演的刻意感，由此獲得真實、自然的畫面。」

但電影拍攝又非完全「聽天由命」，在正式開機前，不僅女主角劉品言專程在鄉下「實習」了兩個月，學習養雞操作和各種農活，連參演的動物都陪着劇組一起「演習」。練建宏說，他們讓參演動物每周都

抽2至3天的時間和劇組在一起，但只有劉品言可以與動物互動，因此到正式拍攝時，動物會對女主角產生信任感，全程自然而然地圍繞在她的身邊。戲中的80隻母雞，則從800隻雞中「海選」而成，只有被劉品言親自挑選，與她親近才能成為「正式演員」。而劇中唯一的那隻白色公雞，更是從出生前便被「內定」，劇組挑選了兩隻白色雞配對出的雞蛋，讓劉品言將其從小養到大，由此人雞之間才有荧幕上所展現的強烈羈絆。

劉品言對劇本提出建議

女主角無疑是整個電影的靈魂。練建宏表示，很榮幸和劉品言這樣一名有經驗的演員合作，她對題材很有共鳴，在合作中還對劇本提出過許多建議，幫助他實現了最終的表達。劇中的一句「Would you marry me？」導演原本定為由男演員對女演員說出，但詢問兩個主演後，換為由女對男提出這句話。而面對肯定的答案，惠君才發現自己真正的內心，是不需要說服自己有人愛。

為了更貼近劇中人物，在鄉村場景的拍攝中，劉品言除了塗口紅外幾乎沒有妝容。由於她很在意自己頭髮的打理，而作為農婦不可能特地做髮型，因此選擇了將頭髮紮起的造型。

養雞農婦惠君與弟弟偉宏一同管理雞舍。某日侄女心茹（湯詠絮飾）在惠君的手機安裝交友軟體，並幫惠君取了暱稱「莎莉」。不諳英文的惠君，偶然在交友軟體上認識了一名法國人「馬丁」，兩人在雲端上談起一場異國戀曲，因而在村子裏引起熱議。所有人都說馬丁是騙子，而馬丁也在向惠君要求轉賬後無故失蹤，於是惠君決定出發去巴黎，親自尋找馬丁……

●劉品言用兩個月時間到鄉村實習，並親自挑選一眾雞演員。

●林柏宏在雞舍實習期間，每天都在目睹生產過程。

影評不設防

《想飛的女孩》：平原上的火焰

省思人性與社會文明構建的力度緊迫

3月9日趁白天還有一些空閒的時間，一口氣看了兩部電影。全網仍然沉浸在《哪吒之魔童鬧海》（《哪吒2》）的觀影氛圍內，觀眾對一些新片的反應似乎較冷淡。我為何一天內要看兩部內地的故事片呢？他們之間有沒有共性與聯繫？故事各自表達什麼？卑微人性？黑暗與光明？抑或絕望中自我拯救的逃離？作為觀眾我想感受什麼？作為影評人，我想發現什麼？表達什麼？這都是我想得到的答案。

《想飛的女孩》，草木有蕊，人皆有夢。蝴蝶、喜鵲、鳳凰都可代表不同維度的夢。而烏鴉在很多民族和地區來說都被喻為不吉祥的象徵。導演以烏鴉來代表出身卑微的她們，然而飛翔是她們最大的願望。出身不能選擇，你我他無人能倖免。田恬（劉浩存飾）和方笛（文淇飾）是一個整體，在矛盾和抗爭中不能分割。許多因素已把人與人、事與事無形綁架。不得不把它納入生命的規劃，並勇敢地打破命運的詛咒，最終掙脫重圍重拾希望。可現實如何呢？電影是社會的縮影。現實也許更殘酷。田恬注定是一個不幸的人，根源是她有一個不幸的父親，父親天生不幸嗎？未必，因為年輕氣盛打了欺負他姐姐的老闆。傷人過重被判坐牢，出來之後就染上毒癮，從此陷入吸毒和被販毒的漩渦中無法自拔。田恬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學會欺騙、被迫撒謊，每天被教唆向姑姑、方笛的母親要錢，給自己的父親買毒品。一家子每天都吵鬧聲不斷，互不信任。田恬在17歲還未成年就懷孕生子，這是原生家庭導致的悲劇。問題這不是終點，她因父親連累的種種，被販毒集團關押並給她注射毒品，讓她同樣變成一個有毒癮癱身的人，難得她仍保持理性，極力克服自己，即使如此，她仍然被迫債人四處追捕，讓她喘息不得。在姐姐的救護下，心生希望，只是命運沒有給她機會。結尾，兩個女孩想看一次日出後，一起遠走高飛。但此時追債人又出現在她們嚮往自由的沙灘上。她們唯有逃向大海，沉浮掙扎，脆弱的田恬被大海吞噬。

而方笛這隻烏鴉經歷人生的種種歷練後，從一個武打替身成為一個武打明星，展翅翱翔。電影在極盡苦難後給人希望。導演文晏以全新手法來表現中國傳統的家庭劇，是既創新又連貫性極強的書寫女性生命的人生劇本。

第二部《平原上的火焰》通過幾起出租車司機遇害事件揭示了東北鄉鎮上不同人物的命運交織與上世紀九十年代治安問題的深度思考。莊樹（劉昊然飾）和李斐（周冬雨飾）是鄰居，二人從小是青梅竹馬，因為一個約會途中的意外，他父親殺害了警察。她也因此變成了一個殘疾人。由此她和多起犯罪案的父親隱姓埋名。多年後，莊樹當了警察，隨着調查的深入，莊樹逐漸發現線索和他的初戀李斐有密切關係，真相愈來愈清晰。各種的愛和社會的複雜性糾纏着，人性的陰鬱面與良知的鬥爭，如何選擇走出每一步，都讓人默然深省。

前面一部是家庭與社會的絕對悲劇的嘆息。後一部是懸疑犯罪片，都揭示善惡的交集與文明的缺失。生活與法律，不幸與自救，貧窮與金錢，都牽涉到一個家庭甚至幾代人的關係，慎思慎行。

●何佳霖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精選放映 8 部修復經典片

香港國際電影節再現影業光輝

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精選8部世界修復經典作，有日本史詩式巨作、美國經典默片、捷克新浪潮黑色喜劇，以至法國詩意寫實傑作，讓影迷可以重溫當年經典的風采。

日本大師黑澤明的《七俠四義》（Seven Samurai, 1954），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適逢影片面世70周年推出4K修復版，高清還原大師的深邃視野，見證人性光輝，永垂不朽。同樣在影史留下不滅印記，是由瑞典傳奇大師域陀史祖斯唐執導、巨星呂倫居殊主演的默片傑作《柳弱風狂》（The Wind, 1928），美式西部片的輪廓配以歐陸浪漫劇的內蘊，標誌着無聲電影時代的終結。《男性的慰藉》（Man's Castle, 1933）經修復後補回當年在海斯法典下被刪剪的片段，讓美國名導法蘭波西傑浪漫超越主義的架構得以完美展現。法國巨匠朱利安杜維威的黑色電影《逃犯貝貝》（Pépé le Moko, 1937），優美浪漫鏡頭配上巨星尚加賓的氣宇不凡，為法國詩意寫實主義開啟華麗新章。

被譽為「捷克電影美指女王」的艾絲特甘洛娃唯一執導的女性黑色諷刺喜劇《謀殺獨食魔》

●《七俠四義》（1954）

●《柳弱風狂》（1928）

●《逃犯貝貝》（1937）

（Murdering the Devil, 1970），被禁多年後重見天日，為捷克新浪潮寫下重要一頁。菲律賓電影大師連奴布洛卡的愛情悲劇《邦娜》（Bona, 1980），道盡個人執迷之餘巧妙映照社會現實並滲入對演藝行業的批判，40多年來首度重現大銀幕。同樣是銀幕罕見，西班牙導演蒙索阿曼達利斯的《塔西奧》（Tasio, 1984），以寫實詩意刻畫山區製碳工人一生，從生活變遷窺見自由意志，平凡卻細膩動人。加拿大名導艾湯伊高揚榮獲康城評審團大獎的《莫失莫忘》（The Sweet Hereafter, 1997），則刻畫出小鎮的集體創傷，同樣審視生命的無奈與鬱結。

今次電影節選片相當多元化，可以說是來自不同地區的經典電影，讓影迷盡飽眼福。

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定於今年4月10日至21日舉行。

由劉詩詩、竇驍、鄭業成、宣璐、徐嬌、黃海冰、丁潔等人主演的一部古裝懸疑劇《掌心》（見圖），融合懸疑、復仇、權謀、女性向等多種元素，講述了大唐嗣聖年間，僥倖活下來的顧清改名葉平安回到京城，建立「心病醫館」，以自身性命為餌，布局復仇之棋，展開一場長達18年的復仇之旅的故事。

江湖遊醫葉平安（劉詩詩飾）因一起隱秘的舊日疑案尋至神都洛陽，因幾樁詭譎離奇的出診案件而背上巫醫之名，她擅用心計，蠱惑人心，人人避之而不及。大理寺丞元少城（竇驍飾）因出身賤民，父親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他改變身份的機會，當他當上朝廷命官後，用盡全力保護出生地邨溝百姓。但是，殘酷的現實卻深深地打擊了他。為了更大的權利，他攀附權貴，投靠杜梁（蔣愷飾）目的是向上爬。然而，洛陽城中發生命案，一位朝廷命官鄭正慘死於家中，葉平安作為心醫曾為其治療，事發時正好闖入現場，因此被視作兇手。元少城負責此案看出此案有蹊蹺，但為了利益仍將葉平安置於死地，以作自己晉階「投名狀」。兩人各自籌謀，為達目的不惜一切。但誰也想不到，葉平安已經在她的復仇之路上了，下了布局的第一顆棋……與陸丹心（宣璐飾）、霓裳（張予曦飾）、采蓮（丁潔飾）、姑姑顧二娘（潮曦飾）組成復仇聯盟。

近日，《掌心》的葉平安一角備受關注，網友們對她的身份有着諸多好奇。表面上，葉平安是能催眠窺夢的心醫，但因百姓盛傳她擅長巧用心計，成為人人避之不及的「巫女」。實際上，葉平安是目睹了牽扯到130條人命的御史案後蟄伏多年來到京城布局復仇的掌局者。其實，像《掌心》裏葉平安這樣「表裏不一」的角色並不罕見，與之相似的有《琅琊榜》裏表面是江左盟宗主梅長蘇，實則是

十多年前梅嶺慘案中艱難存活下來的林殊，他在蟄伏多年回到金陵只為翻案。但不同的是這類劇集在創作視角上從男性轉移到女性，並在女性個體與群像塑造上加以創新，進而實現了女性力量的新表達。

在葉平安身上，我們看到了女性的智慧與心計並存、智商與情商雙高。在復仇一事上，葉平安既是布局者，以身做棋，步步為營，在環環相扣間帶領復仇者聯盟一路開掛，而鄭元與杜梁的死只是一個開始；也是破局者，面對外界的種種變量，在將計就計間翻雲覆雨，逐漸走近真相。

隨着劇情的推進，觀眾不僅在智力上感受到強烈的挑戰，角色之間的感情糾葛同樣撲朔迷離。劉詩詩與竇驍的對手戲展現了二人之間微妙的心理博弈，而這種習性戀的設定則成為了揭示人性的一扇窗。從當前來看，《掌心》這樣創作視角的轉變得到了用戶的喜愛與市場的認可。

●文：宇宙俠